

童颜 / 著
TONG YAN

半世烟花倾天下

风尘王妃



烟花巷陌，千金蒙尘，
惊鸿一舞倾天下，
巍巍王府，彩蝶破茧，
绝代风华冠群芳。



非外传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半世烟花倾天下

风尘王妃

童颜 / 著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尘王妃：半世烟花倾天下 / 童颜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11

ISBN 978-7-5596-0908-3

I. ①风… II. ①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3887号

风尘王妃：半世烟花倾天下

作 者：童 颜

出版统筹：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谢晗曦 夏应鹏

特约监制：黎 靖

策划编辑：黎 靖 李 娜

封面设计：杨祎妹

封面绘图：吴 莹 张扬浩

版式设计：徐 倩

营销统筹：章艳芬

I P 运营：覃诗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50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6印张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908-3

定价：3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8876681 010-88876682

目
录

【楔子】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 001
【第一章】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 019
【第二章】	别亦难，冷却金樽凋朱颜 / 041
【第三章】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 054
【第四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 / 066
【第五章】	庭院深深深几许 / 089
【第六章】	霓裳舞罢，断魂流水 / 124
【第七章】	雪纷华，再不见烟村四五家 / 146
【第八章】	再相见，物是人非事未休 / 160
【第九章】	入宫门，一曲梅花赋重楼 / 193
【第十章】	君何见，醉酒不当歌 / 216



风乍起，
吹皱一池春水

楔子

兄长是不是可以帮帮我？估计整个王朝没有人不知道容瑾的名字，他可是睿靖王，容熙暗暗地想。

身后是落红坊悠扬笙箫相伴的优美歌喉，于容熙而言已不值一提，他的心早已被一个叫苏浅月的女子占据。那样一位明眸皓齿、衣袂飘飘的绝色女子，长袖凌空一抖而下，眼前便是百花繁盛的明艳春景，可真正的春景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

容熙想，与她在一起，连四季之景都不用慕了。

“咚”一声响，容熙才发现自己撞到了墙上。他揉揉撞痛的额头，辨认了一下眼前的黑暗，才想起此时是黑夜，不觉苦笑，整个紫禁城，是不是唯有他这个容王府的逍遥公子如此荒唐？转而一想，就算荒唐，亦要荒唐这一回。他定定神，毅然向黑暗中走去。

容王府，容瑾的书房。

容瑾双眉微蹙低着头轻轻地踱着步，今日在朝堂上有大臣上奏塞外藩王蠢蠢欲动，难道……

“砰砰砰。”敲门声突然而至，一下子打断了他的思索：“谁？”

容瑾抬起头，已经这么晚了，他都吩咐下人不许来打扰了，谁还

会如此大胆？

“哥哥，是小弟。”容熙唇角带着笑意。

自小，哥哥就宠他，凡事都让着他，他对哥哥除了爱戴还有信任，更相信哥哥一定会帮他的。

容瑾伸手拉开门帘，一眼看见容熙气喘吁吁地立在门外，忙道：“二弟，什么事，你这么着急？”

“打扰哥哥了。”容熙迈进门槛就是一个长揖，方才走得太过急切，现在还有点儿气喘吁吁，可是他依旧兴奋不已，“幸好哥哥在书房。”

容熙一贯是儒雅文静的样子，走路向来都是从容不迫的，今日里这般慌张倒叫容瑾有些吃惊：“二弟，发生什么事了？”他迈步到书案旁，给容熙倒了茶，“坐下说话。”

“多谢哥哥。”容熙走过去毫不客气地端起茶盏将茶水一饮而尽，幸好这茶是半个时辰前送进来的，已经不烫了。

“二弟……”容瑾坐下，看着容熙皱眉，容熙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忙歉意一笑，坐在容瑾对面。容瑾接着道：“你今日这是怎么了？慌慌张张的，完全不像你平时的样子。”

“今日是有些事情，而且从前的样子我也腻了，换个样子也好，但愿今后的我再不是之前的我。”容熙看着容瑾，直言道，“就与哥哥实说了吧，小弟遇见一奇女子，想迎娶她做侧夫人，只是此事有些难，务必请兄长帮忙成全小弟心愿。”

容瑾不觉一笑：“你想娶一位侧夫人还不容易？只是从前从没听你这样夸赞过一个女子。能让你念念不忘的奇女子，倒是让人好奇了，且说说，是怎样一个奇法？”

容熙顿觉尴尬，他口中的“奇”是指苏浅月的容貌和舞蹈，但她却是舞姬的身份。大卫国的国律严禁官员进入风月场所，而他作为容王府的二公子，不仅违反了国律，还想要迎娶一个舞姬为侧夫人，他

也算一个奇人了。嘴唇嗫嚅，容熙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

容瑾越发好奇道：“怎么，你怎么这副模样？刚才不是还急得不行，现在怎么又不说话了？既然来找我，想来你是有为难之处，你若不说，为兄如何帮你？”

容熙猛然起身拉住容瑾衣袖：“哥哥，自小哥哥就是护着弟弟的，这一次，希望哥哥依旧护着弟弟，务必帮弟弟达成心愿，算是弟弟求你了。”

“二弟，你不把事情原委说出来，为兄如何帮你？”容瑾从来没有见过弟弟这副样子，想着是这女子必有什么麻烦事，可是自己作为当朝手握兵权的王爷，难道还不能帮弟弟娶回一个侧夫人？他慷慨道：

“凡是入了弟弟眼的女子，只要弟弟喜欢，哥哥会设法帮你的。”

“多谢哥哥。”这句话正中容熙下怀，他起身就朝容瑾施礼，“小弟相信哥哥。”

“不要啰唆，且讲实情。”

“是，只是……”容熙还是觉得难以开口，却不得不说，“小弟的意思，此女的身份……她在秦淮街的落红坊……”

“你是说，她是妓女？”容瑾吃惊，霍然起身，眼见弟弟一副难言的样子，他心中一惊，马上明了，脱口道，“二弟，你知书识礼，难道大卫国的律法你不懂？你是大卫国容王府的二公子，如何去逛妓院与一位妓女有染，你，你……”

“不不不，兄长不要误会。”容熙双手乱摇，慌忙辩解，“她是舞姬，虽在落红坊，然小弟相信她的清白。她冰清玉洁，即便在落红坊，小弟相信她不染纤尘。”

容瑾冷笑：“你与她多深的交情，这般相信她？”

“小弟与她并无交情，她亦不识小弟。”

容瑾吃惊，摇头道：“这更奇了，你与她并无交集更无感情，如

何这般为她讲话又被她所迷？罢了，这一切都不论，就她的身份，如何进得了王府？二弟，为兄劝你一句，就此打消念头。”

容熙摇头，言辞毫不妥协：“哥哥，小弟绝不放弃此女。就算她是舞姬，在小弟眼中她依旧是珍宝，小弟绝不会舍弃她。更何况舞姬又怎么了？原本也是好人家的女儿，不比别人差什么的，更何况浅月姑娘舞姿出众，想必世间无人能及。”

“看来，你们两个是情深义重到不能分离。”容瑾故意道。

“小弟说了，她并不认识小弟，此乃小弟一厢情愿。我心中明白让她进王府的艰难，因此才想请兄长帮忙想一个万全之策，让她光明正大进入王府。我知晓兄长对小弟的好，因此没有一丝隐瞒，只求兄长成全。”容熙说着突然跪在容瑾面前，“哥哥，自小哥哥就疼惜弟弟，哥哥一定会成全小弟的。”

容瑾忙伸手拉起容熙：“就为一个舞姬，你觉得有必要这样吗？以你的身份，名门望族的千金都由你挑选，又何必执着于一个舞姬？就算她姿容出色，又如何比得上大家闺秀？你不过一时被她姿色所惑，等你发现了她的鄙俗，定会为今日的所做后悔，还是趁早打消念头。”

“不，小弟绝不放弃，那浅月姑娘也绝非兄长口中的鄙俗女子。”

眼见容熙如此固执，容瑾心中不悦：“你倒是说说此女有何出众？”

“小弟只知道她叫苏浅月，是落红坊的舞姬，她的舞蹈美妙绝伦，无与伦比，人称‘凌波仙子’。她……她绝对当得起仙子的称号。”容熙说着，一脸痴迷。

苏浅月原本的曼妙优雅就堪比月宫嫦娥，若再加上她的舞蹈，只怕普通仙子都不敢与她相比。

“哦……”容瑾总算明白了一点儿，“你知识渊博，文采出众，又熟知音律，还擅长玉笛，难怪会舞蹈的苏浅月会在你眼里不凡。”

“并非是小弟偏爱，苏浅月本就卓尔不凡，请哥哥相信。”

“好了，为兄明白你的意思。只是此事不会如你所想那样顺利，单就她的身份，进入王府也是千难万难，等为兄想想，我们再做商议，你看如何？”

到此，容熙知道就算他相逼也无济于事，只得快快告辞：“小弟静候哥哥佳音，时间不早，哥哥歇息吧，告辞。”

容瑾颌首，望着容熙怅然而去的背影，心中掀起波澜。他知晓弟弟不是纨绔子弟，断断不会被一普通舞姬所迷，那他口中的苏浅月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子？

“荣桓。”容瑾突然对门外唤了一声。

随着脚步声响起，荣桓匆忙走了进来，躬身施礼道：“王爷。”

“明日你到秦淮街的落红坊查一个名唤苏浅月的女子，看她何等来历。”容瑾坐下去吩咐道。

“王爷。”听容瑾说到苏浅月，荣桓不觉笑了笑，“这个女子，奴才不用去查也知晓。她是落红坊卖艺不卖身的舞姬，美貌无双，舞技更是无人能及，人送外号‘凌波仙子’。”

“哦，你有见过？”容瑾心中一动。

荣桓慌忙道：“凌波仙子的身价极高，奴才哪有福气见得真容？不过，此女口碑如此之好，王爷若是想去看，奴才倒是有一个主意，王爷可以乔装改扮……”

“胡说！本王乃朝中重臣，如何能做违国律之事！你下去。”

“是，是，奴才告退。”荣桓忙退后出去。

容瑾又从椅子上站起，一颗心不觉被揪住。苏浅月……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赞誉一个女子，她到底是个怎样的女子？

最终，容瑾禁不住好奇，就在第二天的夜里乔装改扮去见了苏浅月。

远远地，台上的苏浅月似一轮皓月照亮了整个夜空，令所有的灯光黯然失色。她如同飞天一般的舞姿惊呆了容瑾，到此时，他才知晓容熙不肯放弃苏浅月的原因了。

回到王府，容瑾的眼前再也抹不掉苏浅月的影子，他暗中拿众位夫人和苏浅月相比，感觉就是所有夫人的美貌加起来都不及苏浅月，难怪容熙对苏浅月痴迷到不肯放手了。他，仅仅是见了她一次，就再也提不起对别的女子的兴趣了。

他连续几夜都独自待在书房，眼前俱是苏浅月的影子。容瑾痛苦地揉着额头，希望将苏浅月从脑海里驱赶出去，谁知越揉越泛滥成灾，几乎将他淹没。

“哥哥。”

随着敲门声、呼声响起，容瑾知晓是弟弟来问他有关苏浅月的事了，他满心惆怅却不得不应付：“进来。”

“哥哥。”一脸笑容的容熙走进来，对着容瑾又是深深施礼，“打扰哥哥歇息了。”

“你如此频繁而来，无非是为了苏浅月。”容瑾开门见山。

“对呀，哥哥有了法子？”容熙大喜，“小弟就知道哥哥能帮忙，能否告诉小弟你的法子？”

“为兄愚笨，除了武功之外，及不上你一半的机灵，连你都想不出来法子，为兄如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出来？”容瑾歉意地看着容熙。

容熙满脸失望，却道：“哥哥哪里话，若是小弟有一丝法子，还能为难哥哥吗？看来哥哥也是累了，你且歇息，小弟改日再来。”

容瑾点头，容熙转身时突然想到一事，忙又转回来：“哥哥，小弟突然想起过两日就是秦淮街的群芳节，浅月姑娘一定会在节日中展示更美的舞蹈，哥哥不是不相信小弟的眼光吗？可否随了小弟一同乔

装去观看，然后你再评判，看看小弟是否真有眼光。”

容瑾怔了一下，笑道：“为兄朝廷之事都忙不完，如何有空闲陪着你乱逛？你也要小心的，若是给人看出来身份，会祸事上身。”

容熙笑了笑：“兄长不去，小弟可不想错过。”

群芳节过后不久的一天，容瑾刚刚下朝回府在王妃卫金盏处用过晚饭，容熙就寻了过来。大家相互见礼完毕，容熙笑道：“嫂嫂，小弟与兄长有一事相商，嫂嫂可否行个方便？”

卫金盏笑道：“平日里难得二弟过来，既然有事，嫂子就不奉陪了。”她转而对身边的丫鬟道：“彩霞，陪我到园子里走走。”

“是，王妃。”

彩霞答应一声，扶了她而去。房内只留容瑾、容熙二人，容熙一下变了脸色：“哥哥，苏浅月不见了。”

容瑾亦是一惊：“如何不见了？”

“小弟昨晚去观看她的舞蹈，却听说她走了。小弟慌忙去找鸩母妈妈询问缘由，鸩母说苏浅月被一男子带走了。小弟急问带走苏浅月的是什么人，鸩母竟然说不知道。”容熙一脸慌张，求救般地看着容瑾，“哥哥，想个办法，我们找到苏浅月的下落，可好？”

容瑾不语，好久才道：“人是你看着就看丢了，为兄如何为你寻找？难不成锁了紫禁城为你挨家挨户搜查？熙儿，你又何必执着她一个？京城里的女子你随便挑选，为兄定帮你达成心愿。”

容熙连连摇头：“不，不，小弟只要她一个。除了她，小弟眼里再容不得别人了。”

你眼里再容不得别人，我心里怎么再容得下别人？容瑾在心里暗暗想，最终言道：“这就更难了，你让为兄如何去做？”

失了苏浅月，容熙如同失了魂魄一样，他若有办法，也不至于

来问容瑾。他更担心为苏浅月赎身的人迎娶了她，那样他就真的失去了她。她是他的，如何能失去？

“不，我一定要找到她！”容熙的话十分坚定，目光中却是万般痛苦，倘若苏浅月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就算他找到又如何？

“带她走的那人，一定对她有所图，说不定此时她已是别人的妻子，你要怎样？”容瑾突然言道。

容熙顿时失色，他最担心的事情从旁人嘴里轻描淡写地说出来，犹如一把利剑刺穿了他的心脏，他能怎样？可是他如何甘心？

“哥哥……”

“此事为兄无能为力。”

容瑾轻轻一句话，让容熙觉得一阵惊雷在头顶砸开。他更清楚在苏浅月不见的那一刻，他就失去她了，不甘心不接受又如何？事实总归是事实。

失去了苏浅月，容熙大病一场，一直过了端午节才渐渐好起来。他知道，这一生，他和苏浅月终究是没有缘分。

拒绝了奴仆跟随的容熙在琼苔园一处凉亭里忘我地吹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远远地，容瑾望着陷入幻境中的弟弟，满心歉意。然而，这又如何？为了心爱的女子，他不得不如此。

缓缓走近，听着笛声中凄凉的呜咽，容瑾终究还是胆怯了：这般直白地告诉弟弟，伤害太过于残忍，他亦不想被弟弟藐视，这该如何是好？

容熙终究是发现了容瑾，他停止了吹奏：“哥哥，今日怎么不忙？”

“听说你的身子好些了，特意过来看你。”容瑾还是靠近了容熙，

与他面对面坐下。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面对不相逢。小弟与她，终究是有缘无分。”容熙虽伤感，眼神里却见释然。他是一个明智的男子，识得进退。

容瑾满心惭愧，只有他知晓自己的卑鄙龌龊，不由得低下了头：“小弟，为兄也中意了一名女子，想将她迎娶为侧妃。”

容熙定定看容瑾一眼，无声地笑了：“哥哥，你我兄弟为何非要做此种事情？小弟的不可能哥哥知晓，你的不可能小弟亦知晓。”

“何以见得？”

“王府祖训，不可以迎娶多于五位的夫人，小弟已经有了五位嫂嫂。”

“倘若为兄硬要这样做，你意下如何？”

“小弟不会阻拦，然祖训会阻拦。”容熙言道，“哥哥喜欢，将她纳为侍妾就是了。”

“不，她就是你口中所说的那种奇女子，为兄不想委屈了她。”容瑾强硬道。

“到底是怎样一位女子令哥哥如此痴情，不妨告知小弟。小弟不是太过于拘泥的人，看看能否帮得上哥哥。”容熙真诚道。

许久，容瑾言道：“为兄只求你一件事，不管为兄迎娶的这位女子如何，你都要同意，能否做到？”

“哥哥迎娶的女子与我何干？”容熙哈哈笑了，“哥哥喜欢就是了，小弟自然成全。”

容瑾激动地站起：“你说话算数？”

容熙迟疑一下：“算数。”

容瑾迎娶的女子如何，与他无关，他亦不想干涉。他还想着，倘若有一日苏浅月再出现，他一定要迎娶她，届时还需要哥哥帮忙成全，因此他不会在此种事情上与哥哥为难。

这样想着，容熙内心凄凉，原来他还是没有放下苏浅月。

“我们击掌为誓。”容瑾急切道。

“好……”容熙虽然不明白容瑾为何这般，却依旧照做了。

兄弟击掌重新落座之后，容瑾用力呼出口气，这才言道：“此女子，与你口中言过的女子一般，身份微贱，然她确实是仙子一般的人物……”

容熙看到容瑾神色有异，顿时怀疑，急切道：“她叫什么名字？”

“萧天玥。”容瑾慢慢地说道。

容熙松口气，只要不是苏浅月，任凭是谁都与他无关，于是他淡淡言道：“这种事，唯有父王和母妃做主，父王病体沉重不会管这许多，你只要说服母妃就好。”

容瑾深深点头：“多谢小弟，为兄会设法说服母妃答应的。”

自从容瑾言说了萧天玥之后，容熙总是放不下，他不知道容瑾眼里的萧天玥可比得上他的苏浅月？哥哥的事情又一次勾起了他对苏浅月的浓浓思念，他不时去落红坊，希望苏浅月能突然出现在那里，但终究还是失望了。

一直到母妃唤了他去商量之后，他才觉得事情太过蹊跷：母妃告诉他，容瑾口中的女子最擅长舞蹈，貌美如仙，那她是不是苏浅月？那女子擅长舞蹈的问题困扰着容熙，他明白唯有容瑾才能解开他的疑问。

再一次进入容瑾的书房，容熙劈头就问：“哥哥，母妃言说你即将迎娶的侧妃多才多艺，尤其擅长舞蹈？”

容瑾终究是理亏，却依然强硬道：“是又如何？”

“难不成萧天玥就是昔日的苏浅月？”容熙希望他是开玩笑的，问出此话时，他的心急跳，他希望容瑾赶快否认。他那样急切地看着容瑾，谁知道容瑾一言不发。

原来……他的怀疑是没有错的，萧天玥就是苏浅月。热血上涌，失控的容熙对着容瑾就挥出了一拳：“你如何把苏浅月变作萧天玥的？我没料到你如此卑鄙！”

容瑾不是没有提防，而是甘愿受了他这一拳，之后用凛然威严的目光看着容熙，一直到容熙感觉到自己的拳头在隐隐作痛。

“告诉我，你破坏王府祖训也要迎娶的萧天玥就是我的苏浅月！”容熙还是想要容瑾回答，希望容瑾口中吐出的是一个“不”字。

但是，他没有等到答案，失望如潮水一般淹没了容熙。

“容瑾，自小你就是我敬重的哥哥，难不成是你先把苏浅月藏起来，令她变成了萧天玥？”容熙无法再沉默一刻，胸中的怒火令他几近疯狂。

“本王只知萧天玥，不知苏浅月。方才你打本王一拳，可知你是以下犯上？你要本王如何治你的罪？”容瑾的话语里透出丝丝冷气，连周围的空气都要凝结了。他的忍，也是有限度的。

“果然……”容熙的声音里透出悲愤，“在母妃描述时我就心生怀疑，可那时我还不能确定，不料怀疑竟然是真的。容瑾，你太阴险卑鄙，枉费我对你一番心思。兄占弟妻，如此禽兽行径，你也做得出来！将苏浅月还给我！”狂怒的容熙扑向容瑾。

容瑾从容伸手，一把揪住容熙胸口的衣裳：“本王忍你很久了，你待怎样？若你有本事，将苏浅月找出来与本王对质，看她是否是你的妻子！竟然口出狂言污蔑本王，你好大的胆子！”容瑾阴鸷的目光横扫容熙，“你何时与苏浅月婚配？苏浅月乃是舞姬，你堂堂王爷无视国法与舞姬成婚，此罪……哼哼，可是要本王当着朝臣的面儿上奏皇上？你口口声声说喜欢苏浅月，是不是要她死？你可知晓，蛊惑朝臣的舞姬亦是死罪一条？”

容熙瞪着容瑾，不停地摇头，摇头……即便他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怎样？他是正人君子，凡事只取正道，此时竟不能与容瑾一较长短。

“我向来尊你敬你，将心底最隐秘的事拿出来与你商议，原以为你会为我分忧，不承想你竟做出此等卑鄙无耻的事情来。我为了她，这一场大病险些丧命，不料是你将她藏匿起来，你……你岂止是让人失望！”容熙的语气中满是悲怆，“我得不到的女子，你也休想得到，别忘了我也是王府的一个主子！”

容瑾缓缓道：“本王迎娶的女子是萧天玥，与你的苏浅月毫无关系，因此你的帽子戴不到本王头上。”

容熙突然狠命甩开容瑾的钳制，指着他道：“对了，我明白了。你并不敢将苏浅月舞姬的身份暴露出来，你与母妃言说苏浅月是一名普通女子。你时时处处欺骗他人，我这就去告知母妃苏浅月的身份。我说了，我得不到的女子你也休想得到。”言毕，容熙举步。

容瑾哈哈大笑：“好，你可以去告，但你不要忘记，本王既然有令母妃准许本王破了王府祖训的本事，就有令母妃不管萧天玥是何等身份都要接受的能力，不信你去试试看。”

容熙的脚步一滞。即便是狂怒之下的他，也明白容瑾没有和他开玩笑。容瑾和母妃的关系，在他记事以后一直都是很微妙的。他不知晓他们两人之间发生过什么，却知晓一定有过什么。母妃是他的生母，面对他时眼眸中的难言之隐他不是没有见过。他一直以为那是母妃因为没有帮他继承到容家世袭的王爷之位而生的歉意，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容瑾是母妃过继而来的儿子，却掌控了整个王府。看来，一定是母妃的短处落到了容瑾手里，母妃只能在容瑾的威慑中活着。

容熙回过头来，一双眼睛喷射着逼人的怒火：“容瑾，你用了什么卑鄙手段威逼母妃答应你？”

“你如何知晓我威逼嫡母？你说嫡母做了何等丑事能被本王威逼？”容瑾毫不示弱。

容熙心头咯噔一下，他自幼聪慧异常，容瑾的反问完全证实了他

的猜测，母亲如此一定是有难言之隐，他又何必令母亲再次难堪？

“你好卑鄙。”容熙的声音里带上了狠戾。倘若可以，他一定会和容瑾拼命，可惜他不会武功，没有资本。

他是容家自祖上以来唯一一个没有习过武的男子，难道这不是破例？容熙的心头充满悲哀。

眼见弟弟的眼神一点点悲凉了下去，容瑾心中一痛，他并不愿意伤害弟弟，他从弟弟身上掠夺的已经够多了：老王爷的偏爱、世袭的王爷之位……如今他不该因为一个女子就与弟弟反目成仇，然而，他又怎么愿意失去心爱的女子？这样的女子只有一个，他不能割舍。要怪，只能怪苏浅月太过于出众。

容瑾的心中发出哀鸣：对不起了，二弟……最终，他言道：“你既执意如此，本王给你一个机会。你说苏浅月是你的，本王就给你一月之期，只要你能找出她来并令她答应嫁给你，本王便成全你。”

容熙目光中的仇恨一点点地加深，他不相信容瑾的话。然而，终究是容瑾给了他一次机会，他一字一顿道：“此话当真？”

容瑾缓缓点头：“君子一言。”

容熙慢慢转身，毅然离去。

容瑾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他相信弟弟寻找不到苏浅月，但还是不放心，苏浅月是一个活人，他无法将她包裹掩埋起来，那么……万一呢？

“荣桓。”

荣桓飞快地跑进来：“王爷。”

“荣桓，你近前来，本王有要事令你去办。”荣桓忙躬身走到容瑾面前，聚精会神地伸长了耳朵，容瑾轻声道，“明日，你务必到萧宅一趟，找到萧天逸……”